

凡·高自传

凡·高书信选



凡 · 高 自 传

——凡 · 高书信选

期

●〔美〕欧文·斯通 编
吉恩·斯通

号 还

●澹 泊 徐汝舟
周良仁 张叔宁 译
周全霖 刘 迎

●湖 南 文 艺 出 版 社

DEAR THEO
The Autobiography of Vincent Van Gogh
Edited by IRVING STONE
本书根据 IRVING STONE 编的
Doubleday & Company, Inc. 版 DEAR THEO 译出

凡 · 高 自 传

——凡 · 高书信选

〔美〕欧文·斯通 吉恩·斯通 编

责任编辑：余开伟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91年6月第1版 1993年11月第4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 插页：5

字数：314,000 印数：19,001—29,000

ISBN7—5404—0688—7

I·550 定价：6.20元

阿姆斯特丹 1877年5月

○“当我们在干一件困难的工作，为追求美好的东西而奋斗时，我们就是在为正义作战，其直接的报偿就是我们与许多邪恶分手了。我们在生活中前进，生活也会变得越来越困难。但是，在与困难作斗争中，内心深处的力量也得到了发挥。”

埃顿 1878年7月

○“从黑暗走向光明。谁最需要这样做，谁最愿意听这话呢？经验告诉我们，那些象在漆黑矿井里干活的工人一样走进黑暗，走向地球深处的人们对《福音》书上的话印象最深，也最深信不疑。”

博里纳日 1878年12月

○“关于‘艺术’一词，我还找不到有比下述文字更好的阐释：艺术即自然、现实、真理；但艺术家能以之表现出深刻的内涵，表现出一种观念，表现出一种特点；艺术家对这些内涵、观念、特点自有自己的表现形式；其表现形式自成一格，不落巢臼，清晰明确。”

布鲁塞尔 1880年10月

○“我将尽力而为使自己不成为一个平庸的画家，但如果平庸意味着简单的话，我一点也不小看平庸。人们当然不可能对简单的东西不屑一顾，而获得很高的成就。”

埃顿 1881年4月

○“谁在爱，谁就在活着；谁活着，谁就要工作；谁工作，谁就有面包。”

○“不奋斗，不作艰苦劳动的人焉能成为画家？如要立足，除了奋争和进行艰苦劳动，哪有其它的路可走？一旦开始奋争和进行艰苦劳动，难道一个画家会没有谋生的机会？”

海牙 1881年12月

○“生活对我来说是一次艰难的航行；但是我又怎么知道潮水会不会上涨，及至没到嘴唇，甚至会涨得更高呢？但我将奋斗，我将生活得有价值，我将努力战胜，并赢得生活。”

德伦特 1883年9月

○“让我干吧。我会有所作为的；但愿我有耐心去改变一切。”

○“改善你与大自然，与人的关系吧。如果只有成为画家你才能做到那样，那就做个画家吧，不要理会各种非议和障碍。”

纽南 1883年12月

○“不少画家害怕空白画布，但空白画布也怕敢冒风险的真正热情的画家。”

安特卫普 1885年11月

○“我对画人的眼睛远比画教堂更喜欢，因为尽管教堂很庄严、雄伟，但人的眼睛包含有教堂所没有的东西。人的心灵，不管是可怜的叫花子的或妓女的，都更有意思。”

巴黎 1886年3月

○“为了事业的成功，一个人必须要有抱负，而抱负似乎又很荒唐。即使绘画取得成功，也是永远得不偿失的。”

阿尔 1888年2月

○“我愈想愈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比热爱人民，更具有艺术性了。如果一个人从事的工作有远大的前景，如果一个人看到他的创作具有生机勃勃的动因，并绵延不断，经久不衰，那么他就更加心安理得地去创作。”

圣·雷米 1889年5月

○“我总是充满懊丧，特别是每当想起自己的工作对实现自己的目标所起的作用是那么卑微时。我希望这种懊丧最终将把我导向更成熟。”

凡兹河畔的奥弗 1890年5月

○“假若我们期待着走另一条路而不是走工作这条自然的路去取得成功的话，那代价将会是双倍的。”

译后记

中译本序

贺祥麟

荷兰十九世纪艺术大师凡·高的书信选中译本出版了，这是中荷两国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值得我们热烈祝贺。

中荷人民友谊，源远流长，别的不说，仅就“荷兰”这一汉字译名来说，恐怕是所有国家名称中最美丽的了。传说清末有一次李鸿章设宴，时值仲春，府前百花盛开，美不胜收。一客吟一上联曰“公门桃李争春日”，有一幕僚立即以李鸿章出使的国名对曰“法国荷兰比利时”。这上下联对应之工整固无论矣，尤其难得者为下联寓意双关，令人叫绝。我曾将“荷兰”中文译名含义告诉荷兰友人，说这一译名不仅正确地译了原文之音，它更包含了被中国人认为象征着纯洁、高雅等优秀品质的两种鲜花的花名，众友人听了，先是惊异，接着便是一片欢呼，说真不敢相信中国人会“赠给”他们的祖国如此美丽圣洁的一个名字。

80年代中期，我曾先后两次访问荷兰：一次由北京基本上沿着当年的“丝绸之路”飞往，另一次则为由纽约直飞阿姆斯特丹。童年时代，自己年幼无知，少不更事，仅凭浪漫主义的遐想，把荷兰与风车、海堤、运河、鲜花、奶牛等联系了起来，模模糊糊感到这个国家遥远、美丽、若童话，若梦幻，充满

神秘色彩与诗情画意。二次世界大战把我心目中的荷兰从“天上”带到了“人间”：1940年德国法西斯入侵荷兰，鹿特丹人民英勇顽强，奋起御敌，侵略者恼羞成怒，派出大批飞机狂轰滥炸，把这座城市夷为平地。现实教育了我，使我对尼德兰人民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肃然起敬，我心目中的鹿特丹，和英国的考文垂、苏联的斯大林格勒一样，形象高巍，耸入云霄，简直是传说里的凤凰，经受了血与火的严酷洗礼，在烈火中永生。

感谢我的荷兰好友、鹿特丹“国际诗歌节”和“各国作家大会”（“Writers of All Countries”）主持人马丁·莫伊博士（Dr. Martin Mooij）的盛情邀请，在这两次访问荷兰期间，除了进行文化活动外，还畅游了阿姆斯特丹、海牙、鹿特丹、莱顿等著名城市。“百闻不如一见”，在荷兰我固然目睹了向往已久的风车、海堤、运河、鲜花与奶牛，但更为重要、也更使我印象深刻、毕生难忘者却是热情友好的荷兰人民和他们灿烂的文化。在这篇序言里，当然不需要、也无此可能全面介绍荷兰的文化。我仅想就荷兰政府和人民对历史文物、荷兰传统文化的珍惜、对荷兰与国外文化交流之重视，略谈自己所见，虽只是一鳞半爪，毕竟也可以从一斑而窥全豹。

我所去过的荷兰几个城市，既是第一流的现代化城市，又给人以“古色古香”之感。许多古老建筑，保持了当年的历史风貌与特色，自不待言。就连鹿特丹、阿姆斯特丹的许多街市，都不见柏油马路，而是光滑的小方块砖或鹅卵石镶嵌的道路，古朴整洁，赏心悦目。街道两旁建筑，或尖顶、或圆顶、或拱形、或有屋脊，千变万化，各不相同，鲜有“火柴盒”式的长方形者。阿姆斯特丹市大街傍运河而行，河道纵横交错，绿树成荫，象个大公园。即使小城莱顿，除运河外，街上还遍植奇

花异卉，居民楼上，家家都种了鲜花，行人徜徉街上，有如置身于绿野仙踪之中，大有超凡入圣之感。我所去的每个大城市，都有多所美术馆、博物馆，里面珍藏了无数艺术珍品，价值连城。海牙市更为独特，有个著名的“小人国”，是一座把荷兰所有主要著名建筑处所集中缩建于一地的微型城市。城内建筑约为原建筑的二十五分之一。王宫、国会、教堂、港口、运河、超级市场、邮局、火车站、飞机场（里面自然还有飞机）等，都呈罗棋布，分散在“小人国”内。为了增加真实感，这一微型城市的铁路上还有电汽火车在奔驰，河里的轮船同样在上下游弋。到了这里，看到诸多微型建筑、街道与众多小人，我仿佛顷刻成为“庞然巨物”，大有英国文豪斯威夫特（1667~1745）《格列佛游记》里主人公到了利立浦特之感。

从某种意义来说，荷兰是个“美术王国”。几百年以来，尼德兰艺术大师代代相传，人才辈出。1983年一个盛夏酷暑之日，我曾与两位荷兰青年朋友，蹀躞在阿姆斯特丹的大街上，除了观赏街景外，还特别去参观了国家博物馆和凡·高博物馆。前者收藏的都是17世纪以来的绘画珍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伦勃朗（1606~1669）的作品。后者陈列的主要是凡·高的众多油画，也有其同时代画家的作品。可以说件件都是艺术高超的传世之作，使人看了如醉如痴，流连忘返。在该城火车站前大街上，我曾不止一次见到荷兰青年大学生，在地上用彩色粉笔画了硕大无匹的女郎头象，吸引群众观看。问了朋友，我才知道原来是这些大学生为了自食其力，乃在闹市广场上献艺，以筹集自己的学费。事情虽小，却说明了荷兰人是多么热爱艺术，也热爱生活！

在文化交流方面，荷兰许多城市经常召开国际文学和诗歌

集会。据我所知，至少有两个城市举办国际诗歌节已成定规。

鹿特丹市的“国际诗歌节”自1970年创办起，每年六月邀集各国诗人欢聚一堂，一同朗诵和讨论诗歌，迄今二十年从未间断。各国诗人还向广大市民朗诵自己的诗歌，在诗歌节举办的一周时间里，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也广为宣传，使之成为全市以至全国的一件大事。为了把荷兰文学介绍给世界各国，荷兰政府还特地成立了“荷兰文学翻译基金会”，拨出专款，资助各国翻译家翻译和出版荷兰文学作品。

也许我谈得太远了一些。虽说是“海阔从鱼跃，天空任鸟飞”，但风筝不可断线，总得把话题收回，谈谈这本《凡·高书信选》。凡·高是十九世纪后期印象派一位艺术大师，也是一位奇人。他毕生潦倒，只活了短短37年，受尽人间歧视和冷遇。一次与友人争论艺术，一怒之下，竟用刀割下自己半只耳朵。由于对生活的极度失望，他和后来的哈特·克莱恩(Hart Crane, 1899~1932)、维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 1882~1941)、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1898~1961)以及西尔娃·普赖斯(Sylva Plath, 1932~1963)等英美作家或诗人一样，最后竟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凡·高贫困、孤独，生前与死后都曾被人误解，命运之对他，可谓不公正者多矣！然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他在绘画艺术上的伟大成就终于赢得了全世界的承认。他死后的名声愈来愈显赫，凡·高在世界画坛上成了奥林匹斯山上的巨神，有若泰山北斗，仰之弥高，光彩夺目。有谁能想到，他在自杀前一年画的那幅当时根本无人问津的《鸢尾花》，死后还不到100年，售价竟高达5,400万美元。这难道不是最大的讽刺？

凡·高留给后世的，除了他众多稀世之珍的绘画外，还有

一宝，即他写给自己胞弟提奥的信件。这些书信之所以宝贵，是因为他以一支朴质无华的笔，向自己生前唯一绝对信赖和真诚相爱的手足同胞，直言无隐地倾诉了自己的心声，和对人生、对绘画艺术的独到见解。我一向认为作家或艺术家在自己创作之外，最能真实表达其内心世界的，就是他的日记或给亲人的书信。英国17世纪有两位散文家匹普斯（Samuel Pepys, 1633~1703）和依夫林（John Evelyn, 1620~1706），二人均以自己的日记留给后世，成了英国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文学家，其中匹普斯的日记，还是以密码写的，终于为后人破译，使之成为英国文学史上罕见的瑰宝。凡·高的书信有所不同，它是一位举世瞩目的艺术大师心灵奥秘的展示，从这些凡·高花了无限心血与大量时间给提奥的大量信件里，我们看见了这位旷代艺术巨匠的真实思想、真实生活，他的悲苦和欢乐，他对艺术、对人生的看法。应该说，凡·高的绘画与书信同为他留给整个人类的“双璧”，二者同为无价之宝，缺一不可。这些信件，雄辩滔滔地告诉了我们，作为世界第一流绘画大师的凡·高，与人们对他的误解恰恰相反，他既不“古怪”，也不“疯狂”，而是与任何“普通”“真正的人”一样，充满真情挚意，热爱生活，热爱艺术，热爱人类，正直热情，追求幸福和光明。正如书信集原编者欧文·斯通为这本书所加的正副标题那样，这本原名为《亲爱的提奥》一书，实际上是凡·高的一部自传。

值此中译本《凡·高书信选》即将出版之时，我认为我国读者和整个读书界首先应该感谢书信选的原编者欧文·斯通；其次应该感谢本书的几位译者澹泊等同志，以及出版这一译本的湖南文艺出版社。他们不仅为我们展示了一位伟大艺术家的灵魂，而且也为中荷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让这本《凡·高

书信选》成为中荷文化交流的一个新的见证者和信物吧，中国和
尼德兰文化交流的春天已经到来，这本书便是为报春而嘤嘤欢
唱的一只小燕。

1990年6月24日于桂林独秀峰下

前 言

文森特·凡·高是世上最孤独的人之一。一生中，他大部分日子孑然独处，周围既无朋友也无伙伴。对他来说，几乎没有人可以让他吐露心曲，可以让他与之讲述自己的欢乐与痛苦，可以分享他的抱负和梦想。从27岁到37岁，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里，他为绘画艺术而辛勤劳作，终于成为丹青妙手。他见到的各种自然美景和悉心观察到的农夫脸上那深沉的慈爱之情充溢他的心头。他亟盼有个人能和他聊天，倾听他讲述自己充满激情的生活和缓慢的艺术成功之路的种种感想。但是，他几乎找不到一个人能作为他的朋友，对他发生兴趣，理解他想说或想做的一切。

这就是这部“自传”之所以问世的原因。

世上只有一个人理解凡·高，鼓励他从事创作，向他提供使他坚持绘画所必需的生活用品及金钱，对他有着永不枯竭的亲爱之情。这种亲情凡·高比什么都更迫切需要。这个人就是他的胞弟提奥。

每天晚上，长达14至16小时的绘画结束后，凡·高便坐下来握笔蘸墨，向提奥倾吐心声。对这位世上唯一的把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份感情都看得无比珍贵的人，没有任何观点或想法太微不足道，没有任何一件事太琐细，没有任何绘画技巧太无

意义，没有任何景致太不重要，以致于凡·高觉得不必向他诉说。

就这样，凡·高写下了自己的生平。

凡·高去世后仅六个月，提奥也相继离开人间。提奥年轻的妻子若安娜成为凡·高大部分绘画作品和满满一抽屉信件的主人；因为提奥生前将凡·高作的每笔勾勒或写的每一行字都珍藏在身边。

尽管若安娜为了养活自己和幼子不得不经营客店，她一生中仍用了许多年时间为凡·高的绘画作品争取地位，整理、编辑、翻译凡·高写给提奥的书信。她所做的一切的确浸透了爱。

凡·高的书信集在美国从未刊行。不过，1927至1929年间，豪顿·密福林公司从伦敦出版商那里进口了几百套。书信集分精装本三卷发行，密密麻麻的共1670页。令人遗憾的是，书的成本很高，一套三卷书信集售价22.5美元。因此，只有富裕人家和获得大量捐款的图书馆才买得起。倘若凡·高在天有灵，对这种情况定会伤心不已。此外，有好几年，人们以任何价格都买不到这套书信集。

即使这套书信集出版时价格相宜，厚厚的1670页也会使美国人感到十分不方便。因为美国人有其他许多事情要做，为谋生计，他们总是处于紧张状态，实际上几乎没有闲暇阅读。

若安娜于1927年去世之后，凡·高的手稿成为若安娜和提奥的儿子文森特·威廉·凡·高的财产。文森特·威廉·凡·高为本书送来了凡·高家族的祝福。从1930年起，我就在编这部书信选集，其间我也基于收集《渴望生活》一书的素材的需要而开始研究凡·高的书信。我的编选宗旨是，凡·高写的一行行文字，只要是文笔优美，内容充实且具有重要意义的，都保

留下来。而内容重复，无关紧要的细节和没有意义和价值的议论部分，我都毫不犹豫地删除了。

我旨在将1670页的原始材料缩编成一部文气贯通、内容衔接、普通大小的书，使人人都能阅读和欣赏。出版发行时，其价格令每个酷爱书籍的人都买得起，而由此得以首次将凡·高的文字奉献给广大读者。

依本人拙见，凡·高既是一名大画家，也是一名大作家和大哲学家。天赋使他具有最全面的理解力和表现力，然而，二者得兼，集于一身，倒反成了一个人的负担。我由衷地感到，凡·高的书信会在读者的生活中产生美、想象力和丰富的感情，正如凡·高的绘画作品会给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带来美、想象力和丰富的感情一样。相当一部分美国人过去从未见过画展，或从未对绘画产生兴趣。现在，在色彩夺目的油画前，他们停步立足，欣赏展现在他眼前的一个崭新的、更美丽更富有意义的世界。

撰写其它任何文章也不如作此文令我感到如此喜悦。而且，我还因此获得一个机会，有幸向我的妻子吉恩·斯通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我感谢她在这部书信选集的编选工作中与我通力合作。

欧文·斯通

1937年1月6日

目 录

中译本序 贺祥麟

前言 欧文·斯通

伦敦 1873年6月

○“此外，我内心有大自然，有艺术，有诗情。倘若据此而不知足，怎样才能知足呢？”

拉姆 斯盖特 1876年4月

○“我是一个牧师的儿子，迫于生计不得不去做工，现在既无时间也无金钱进皇家学院念书。”

艾尔沃斯 1876年7月

○“每天都有每天的罪恶，每天都有每天的善行，事实确是如此。如果不靠信仰来加强生存能力和使生存无痛苦可言，那么生存一定会变得无比困难，特别当每天的罪恶随世俗现象的存在有增无减的时候，更其如此。”

多德雷赫特 1877年1月

○“如果一个人毫无责任感，那么，如何能够聚精会神呢？责任感使一切变得神圣，将事物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得做许多小事也成为一大义务。”

【伦敦

1873年6月】

○“此外，我内心有大自然，有艺术，有诗情。

倘若据此而不知足，怎样才能知足呢？”

亲爱的提奥：

啊，弟弟，我真想让你来这里看看我的住处。我现在总算有了一间我梦寐以求的房间。这房间没有倾斜的天花板，也没贴带有绿色边条的墙纸。我和令人非常快活的一家人住在一起，这家人办了一所专收小男孩的学校。

我非常满足。我常常散步。我住的地方，街坊邻里都很安静、友好，全是新结识的。找到这样一个住处，我着实感到幸运。

我在这里不象在海牙那么忙。我只从早晨9点工作到下午6点，逢星期六我们4点就关门了。有个星期六，我和两个英国人去泰晤士河划船。泰晤士河很美。

虽然这里的住房没有在海牙的住房那样令人觉得有趣，也许我还是待在这里为好，尤其今后到了卖画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时候，我或许还会有些用处。近来店里收集到许多画和素描。我们卖出去很多画，但远远不够。卖画这事需要我们变得更加耐心和稳健。我认为，在英国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当然最重要的是收集一些好的绘画作品，然而，这却是相当困难的事。

① 密莱斯 (1829.6.8~1896.3.13)，英国油画家、插图画家，拉斐尔前派奠基人之一。